

議

正祠祀議

明本府
知府 王守誠

祠以奉鬼神祀以致孝享禮莫大焉義莫遠焉然有不待正者有不必正者有不容不正者禮明而義協不待正者也習俗因之齊民舉之雖有訛謬無關禮教不必正者也若夫歲時崇俎豆走冠裳事有著於風義有列於教黍稷賦之民多寡觀乎數失得繫乎禮存亡通於國此不容不正者也順德古趙地列祠祀者戰國時祀豫讓祠在板橋南元延祐初祀唐魏公徵宋公璟祠在學宮東南延祐四年祀劉公秉忠祠在府署之東春秋舉於有司非一朝夕也國家正德初守土

者又取豫子主而納之鄉賢祠中夫豫子晉人也智伯之家
臣也以成仁在趙故趙人不以爲讐而祀之榮其義也高其
節也祠之得矣而乃納之鄉賢不亦誤乎唐魏公貞觀中賢
相也而鉅鹿產宋公開元中賢相也而南和產劉公勝國初
賢相也而邢臺產鄉祠祀之宜矣卽學宮之祠廢取而合祀
之署東無不可者奈何置魏宋東西而使劉南面以前代之
封公誡於後代之封王不亦舛乎知其舛也則當改祀之力
不足也則當更正之無不可者何乃出二公而祀之豫子祠
中厲行而列共牢而享並稱三賢不亦謬乎夫四子祠而因
至亂而革亂而崇義崇義垂而風教微矣舊貫何

予不得已乃出豫子主於緇賢祠撤魏宋二公像於豫子祠
改葺署東祠合魏宋劉三八而同祀焉先魏次宋次劉從世
代也俱稱文貞公用本謚也神用木主遵禮文也歲薦馨香
昭明德也仍改題三賢祠匾曰豫讓祠劉太保祠匾曰三文
貞公祠正名義也歲時衣冠俎豆駿奔對越可以無憾而四
公在天有靈其弗吐之矣或者乃訾魏公臣太宗劉公臣勝
國謂宜罷其祠祀爲是是未之深考也禮大夫歿而祀於社
祀賢也祭義亦曰以勞定國則有祀祀功也魏公在唐太宗
朝謚言嘉謨弼成貞觀一代之治劉公在元世祖朝議禮制
度有經綸草昧之功質之祀典卽祀之國無忝矣况爲鄉社

之祭乎是未可以訾也且也春秋有突忽之議國家有許魯
齋從祀之議二公繩墨俱在是又安用聚訟爲哉於是作正
祠祀議而刻之三文貞公祠中以就正於達禮者

論

潘氏鑑綱總論

經魁

王素文

鉅鹿

潘氏鑑綱總論一篇起唐虞三代秦漢以來訖于有宋之末
貫穿三千餘年君臣行事之迹鎔鑄無痕組織有章可謂工
矣然其間缺遺謬戾不衷於理者時或不免焉嘗試據而論
之漢之文帝三代下守成之令主也而但以沉潛不能剛克
蔽

牛旣爲未盡厥美至于西向讓三南向讓再則又直

以爲示民以詐夫讓之爲美德久矣必以爲詐將虞延命官
禹臯之倫拜稽首而交讓之亦爲詐耶抑旣以讓爲詐將母
父子相爭兄弟相奪反爲人情之真乎短喪之制雖云出自
文帝然遺詔第謂天下吏民耳太子嗣君冒而行之則景帝
之過也潘氏於景帝無譏焉而申申責文帝不少寬亦獨何
與孝武窮兵殫財東馳西驚固誠如潘氏所譏而表章六經
功莫大焉至行夏時以洗羸政建亥之謬封周後以修先聖
旣墜之祀亦多卓卓可稱道者乃至詆爲亡秦之續不亦刻
乎董子之學惟正誼明道數語依稀見聖賢大意至繁露一
書往往雜于災祥術數之說不盡出于正其論性也有曰生

質之謂性信如斯言不幾於告子之見乎而遽以有志王道
許之亦稍褻矣東漢之衰至永初延光之間時孔棘矣夫人
之分義無可逃况危急之際乎鄧騭楊震挾外戚之重擅天
下之望位上相握強兵以謀去數小人抱區區忠憤之志而
卒困辱於宦官宮妾之手以死後之論世者但當責其無濟
變之才而不當罪其失保身之哲如以保身為可貴死難爲
可非是胡廣趙戒之流乃賢乎李固杜喬而張儉之亡命愈
于范滂之就死矣吾恐全軀惜死之臣皆將借口於遠而闢
言骸軌者且接迹于天下後世也豈不謬哉晉元帝之始有
沉左也王導之功未細矣及乎王敦構難蘇峻誅逆幾再亡

國謂之夷吾不亦乎陶侃督八州之衆而恨願命之不預
緩於討賊忠節緊矣惟安石雅量過人內制桓溫之逆外摧
苻堅之強自古處士之有益於人國功未有先斯者也而庾
亮生事召亂敗衄遁逃彼哉無以議爲也惡得與袁山同日
而語耶潘氏旣云江左之民亦賴以安又謂朝廷之得失奸
雄之篡弑邈乎其不能正也褒貶同褒貶亦同貶無差別之
見焉是豈允當之論也哉至于溫嶠卞壺郗鑒桓冲之忠則
皆置而不言抑又何也唐之大臣如房杜之經緯密勿王魏
之面折廷諍褚遂良力諫於武氏未立之先狄仁傑反正于
武氏旣篡之後九齡宋璟之剛直姚崇李泌之智畧裴度之

勲德重室可謂賢矣然魏徵逮事前宮仁懷蒙恥女主張丸
齡之不終喪姚元崇之進諛言裴中立魏謩浮沉任宦寺之
擁立嗣主而不能正厥德虧矣於正君子幾哉至長孫無忌
面受高宗無名之賄而依違於武后之左右致竄死炎荒身
名俱敗其道不足稱也而猶以爲賢室要譽良同類而論何
耶張柬之等五王反正廢主不能申明大義復武氏后號遷
之別宮乃使從容傳位更得尊稱刑戮所加僅及易之昌宗
二豎子至武三思之兇橫則置之不較焉卒使韋氏再壞唐
室國統幾絕賴平王討賊僅乃得定彼其凌辱以死皆其自
取耳安得謂之大有功于唐哉韓愈直諫匡時可謂格心之

非陸贄正色謀國庶幾納約自牖而第以爲勤勤懇懇于章
奏之間孰謂二子而僅屑屑于章奏者乎宋之藝祖固云賢
君然潘氏揚之亦大過矣愚嘗按其一二遺事如以私憾而
黜鄭起楊徽之爲縣令納石漢卿之譖而殺張瓊憚林仁肇
之威名而問之死怒稱急事請見者而落其齒又如王彥昇
戮韓通一門而僅禁其節鉞王全斌等黷貨殺降而不加誅
李漢超強奪民間女爲妾而弗正其罪其賞罰舉錯之間顛
錯如此九經之義蕩蕩平平之道寧有是哉且潘氏謂太祖
立法鞭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及於公卿故臣下得以有爲
而乃以無罪殺有功之臣因彈鵠折直士之齒豈不更甚于

鞭朴罵辱乎若夫昭憲之亂命不尊可也金滕一盟而廷美
德昭之不得其死已胚胎于此矣公羊氏曰君子大居正故
愚以謂宋初君臣兄弟之倫不正皆太祖從亂命之過也至
於仁宗恭儉之美固屬可嘉然人君之德尤貴於明而能斷
慶歷以後雖云君子滿朝而小人亦時得進而邪說亦時得
行況以王欽若之奸久暴著於天下人人得而識之而復用以
爲相雖未久卽能不能大用事如真宗之朝然亦去奸不力
之一徵矣宋室人才擬諸前代誠云極盛然趙普成涪陵之
獄范質欠世宗一死張齊賢向敏中共爭一失節之婦寇準
因未能以復相位晏殊草丁謂之制詞王旦不諫天譴而更

封西祀又附成之呂夷簡剛愎拒諫逐孔范而廢黜郭后其
爲累德大矣至蘄張趙蔡之流不過文學清正才力幹敏之
士耳潘氏乃俱以大賢目之且曰文章德業萬世無比夫孔
門上選惟顏曾閔冉得稱大賢由賜以下不與焉曾謂諸臣
而皆賢於由賜耶抑文章德業照耀後世者諸葛武侯而後
惟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庶克當之以趙普等而差次
於范韓文富之間豈不過甚矣乎此不待智者而知也孟子
言舜東夸之人也文王西夸之人也蓋以地相去之遠極言
之耳非真以舜與文王爲東西方之夸也乃引此文以証句
奴突厥等之世有位號豈非不類之大者哉然此猶文義之

小失也若其論二帝三王以修己安百姓爲唐虞之治亦庶
幾矣而精一執中則未之及至勞身而焦思何足以盡夏禹
之治乎六事以自責何足以盡成湯之治乎蓋夏禹之道在
有典則以貽子孫而成湯之德在建中于下民舍其本而言
其末惡在其能識聖王之治者乎東漢以降異道風行仁義
路塞潘氏獨能力排佛老之爲害而歸其要於明先王之道
亦可謂探原之論然至其論明道之實乃惟以辨人才審治
體爲先而不以格致誠正爲本不以昌明經術講貫道學爲
宗則亦究未可謂真得明道之要者也曹操之奸至死愈甚
其留連妓妾分香賣履正欲盡其平生奸偽之迹耳安得謂

之死見真性耶他如霍光之誅滅不在盛滿而不止而在縱妻之邪謀雲長之大節不在山石燭以達旦而在問關之尋君此皆其論之紕繆不衷於理者也漢光武之賢明幾幾乎軋高祖而上之而絕無一語鋪張其盛但曰有志於治而輔相亦非其人豈足盡其美哉至高密新息諸臣亦概畧而不論寧不失之脫漏乎蓋漢之賢臣如汲長孺可謂骨鯁者矣宋之輔相如李伯紀可謂忠貞者矣韓休李絳之剛直過於姚崇田錫孔道輔孫沔唐介等之風節不亞於蔡襄趙抃諸人也乃於彼則極贊之於此則竟置之抑何去取之失當哉大抵潘氏之學史傳雖熟而見道未真文章雖工而知人未哲

故往往或有所過予而失之褒或有所過抑而没人善後之人愛其縱橫博辨以爲定論而不之察蓋數百年於茲矣愚故黜古人浮實之虛美洗千載未白之沉寃聊著此篇俟後作史之君子採擇焉若以爲好摭前人之短以自快其私則吾豈敢

賦

梅花賦

唐
宋璟南和

垂拱三年余春秋二十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東川授館官舍時病連月顧瞻危垣有梅一本敷葩於蓁莽中喟然嘆曰嗚呼斯梅托非世所由生之族何以別乎若其貞心不改

則是可取也已感而興思遂作賦

雪後登靈巖歲晏山深景

蕭蕭以斜度風悄悄而亂吟坐窮

簷而無別進一觴以孤斟

步前除以手荷藜杖於牆陰藟

有寒枊誰其封植葉未綠

而先葩發青枝於宿枿擢秀敷榮

冰玉一色胡糴沓乎衆草

又蕪沒於叢棘匪王孫其見知將

潔白其何極若夫瓊英綴

雪絳蕊著霜儼如傅粉是謂何郎

靄暮落襲踈蕊暗臭又如

竊香是謂韓壽凍雨晚聯宿露朝

滋又如英皇泣於九嶷愛

日拱晴明蟾照夜又如神人來自

姑射煙晦晨昏陰靈晝閉

又如通德掩袖難善狂飈捲沙飄

風摧柔又如綠珠輕身墜

樓半開半合非默非言溫伯雪子

目擊道存或俯或仰匪笑

匪怒東郭順子正客物悟或憔悴
若靈均或歌傲若曼倩或
賦媚若文君或輕盈若飛燕口吻
雌黃擬議殆遍彼其藝蘭
兮九畹采蕙兮五桂緝之以芙蓉
贈之以芍藥玩小山之叢
桂掇芳洲之杜若是皆物出於地
產之奇名著於風人之托
然而艷於春者望秋先零盛於夏
者未冬已萎或朝開而速
謝或夕秀而遽衰若茲卉歲寒
特妍冰凝霜沍擅美專權
相彼百花孰敢爭先焉詔方蟄蜂
房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
天至若措迹隱微寓形幽絕耽隣
市塵甘遜岩穴江僕射之
孤燈尚寂不能棲遲陶彭澤之三
徑投閒曾無怕結貴不移
於不姓方有僣於君子之節則矣
翰以寄懷用垂示於來哲

而言曰何足道哉雖然不敢不識唐分星昂宿野在冀州者

秋晉地戰國趙脈魏改栢人唐入內邱漳流流將綠其東

太行震震送青其西泝水潭潭涵碧於南唐峯嶺結翠于

北其土則赭聖曰坳黃碧丹青干言山土赭光泰圖上聖東黃西白之類其石則

璚簪璣珣璣璣環璣孔圖等處石文五綵不一其山若止若奔欲與欲仆

茅欲拔而連茹縣北有茅山易拔茅連茹牛方眠而未寤縣北有卧牛山本傳陶侃牛眠

故有從龍而出雲堯山有石洞出雲易雲從龍隱豹而宣霧縣北有宣霧山烈女

傳陶谷子其水則乍隱乍見或高或下將數里而長流復三

澄而不瀉地志泝水出於恒山隱見三澄故有方逢橋而遇僧老僧橋河東流入漳源發

堯將朝宗而見馬縣西南有馬河昔見馬行或河無心子曰美哉山川土石

顏惠子示